

泰和縣志卷三十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志之有藝文末也班書以下僅列書目其文之精要者則摘於紀傳中邑志別編為藝文卷帙較多於志殊失之煩然於奏疏可以觀時事之得失君臣之孚契焉於記傳可以考建置之原委前人之軼事焉至於說經辨義使學者開拓心胸範水模山為騷人沾溉膏馥亦不無小補昔楊少師謂淳熙志所載詩文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一

多失之泛李穆亦云某氏族譜等序聽琴即事等詩無所關繫收之何益再志雖曰酌量存之則仍如塗塗附矣第相沿既久家有其書一旦芟之不無使人驚疑是編於再志藝文悉仍其舊而真贗自有能辨者惟於續編矜慎別擇尚恐為後人所詆訶也志藝文

泰和縣志

藝文志

奏疏

修後宮疏

尹昌隆

臣聞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上有仁聖之君斯下有直言之臣方今陛下日月之明天地之量智周萬物而求諫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善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臣又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治務正學而已伏睹陛下初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薦舉賢能恩澤所加遠邇無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又一

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其效也夫何即位未幾而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尚惜百金之費唐太宗欲營一閣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千金之費而乃欲撤已成之宮以更新何不憂萬民之力而取材木於遠方乎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如渴之欲飲饑之待食正宜與之休息也今又重以力役罷弊何堪邇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苦其蠶楚公私煩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旣殫而或因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有如前日之安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一也然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大
甲居憂而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衰高宗諒陰而
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是斬焉衰經之中正以
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門建寧選取侍女使萬姓為
之驚疑衆心為之惶惑若曰天子六宮有常制則大喪尚
未終若曰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中宮尚未冊恐垂風教
之源有阻維新之望况始者終之兆小者大之萌涓涓之
水不先隄防則其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預撲滅則
其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於始乎臣之
所願謹嗜慾者此也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逸而廢
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

詩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也我太祖
皇帝在位三十餘年亦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
曙鐘鼓初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
意也若曰四方無虞可以從容於殿陛則民情可畏大獄
蝟興誠卧不安席之時也若謂天下乂安可以優游於庶
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也雖安不忘
危治不忘亂猶恐患生於所忽尚何可一息之或怠乎臣
之所願勤政治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
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古昔人君未嘗有不學
者也程子有言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
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陛下於萬

幾之暇進一二正直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講求乎帝王經世之要古今治亂之由或叅究夫天命精微之蘊人情稼穡之難使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由而眩惑矣所以為聖為賢者寧不在於學乎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恩備負耳目犬馬思報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謹具所聞以瀆聖聽已往者既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願陛下審而思之擇善是從追大禹之克勤師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六天地同其悠久矣

訥菴遺稿

按訥菴遺稿附錄稱建文元年奉詔以監察御史尹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

昌隆奏疏頌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遍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明史采入本傳據此則昌隆所奏止有晏朝一條其措詞亦與此疏

異附存備考

志

地震疏

尹昌隆

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此休咎之明徵古今之通驗也粵自唐虞三代盛時九官之命濟濟相讓故其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育麒麟來遊鳳凰來集凡若此者非天運之適然實人事之所召三代以降小人在位奸臣專命故其時或日月薄蝕或風雨失調或星常晝見或星隕如雨或山川崩竭或地震如雷凡若此者非氣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召也陛下以仁聖之資承大統之業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真猶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然而嘉祥未集地震先見者夫豈無其故哉誠以變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自妖不妄興其興也必有所由夫天道健而動者陽之義君之象也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四

地道柔而靜者陰之義臣之象也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是地震焉今陛下欲陞六部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太祖皇帝罷中書陞六部酌古準今最為得宜陛下守此體制選賢與能固足以臻至治亦何待於更張乎矧今之任六卿者率皆庸庸之徒素無嘉謀嘉猷可以致君澤民者也陛下又欲陞諸極品奈何不惜名器而濫施爵賞乎且古者明王之稽古建官所以為民也豈徒富貴其臣哉蓋得其人則品級雖卑皆足以致國家於隆平苟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於生民之休戚乎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陛下若謂六卿之陞出自宸衷

未肯中止則臣又有說焉昔酈生勸漢王立六國後高祖稱善促刻印及聞張良之說輟食吐哺促銷印夫刻印銷印在一感悟之間耳高祖何嘗固執哉臣願陛下以銷印為小失以回天變為急務以不變祖宗成憲為可羨則天下萬世幸甚

訥菴遺稿

諫易儲疏

蕭 鎡

為遵成憲以安宗社以回天變事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此休咎之明徵古今之通驗也粵自三代以來授位之命順序為正故其時陰陽調氣化洽羣生和萬物育三代而下近侍擅權奸臣希寵故其時或日月薄蝕或星隕如雨或地震如雷若此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五

者非天運之使然實人事之所召也欽惟陛下以仁聖之資紹承大統宵衣旰食勵精圖治有禹湯文武之心然嘉祥未集地震先見天變若此寧無所致哉誠以變不虛生妖不妄興也夫天道健而動者君之義陽之象地道柔而靜者臣之義陰之象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是地震焉今皇太子正位東宮宗社生民之主君之義陽之象也屬廣西土官司都指揮黃竣希恩寵馳奏請上立已子為皇太子奏至命中貴傳示百官寧非陽伏而陰熾乎連日地震如雷舉朝駭愕正所謂人事失宜天地示變者此也矧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天朝廢置若是得無啟天下後世之議乎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變不愆不

忘率由三代舊章禹之授位於啟無論矣若成湯未立太
丁而外丙仲壬之後仍復太甲太甲即太丁之子也武王
之後成王幼冲周公監國而輔導之周公曾立已子為皇
太子乎伏願陛下毋聽黃垓之言立寢易儲之念庶幾紹
殷周之統緒嗣三代之雅化成憲聿遵宗社奠安人事順
序天地安常則天下萬世幸甚

康熙志

治道疏

羅璟

臣伏覩改元之初頒降勅諭云朕以眇躬嗣承祖宗宏業
代天理物負荷維艱爾羣臣有可以匡輔不逮者尚無有
隱羣臣莫不拜手稽首曰聖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荷蒙天
恩深重無能補報用竭狂瞽之思恭陳一得之愚以副陛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六

下求言之意少助治道之萬一其目有六一曰勵聖志以
隆太平之業二曰樂聖學以極正心之功三曰接羣臣以
通上下之情四曰辨別賢否以公用舍之權五曰優容諫
諍以廣聰明之德六曰崇尚節儉以厚天下之俗敬述先
朝之故實蕪陳往代之良規言若迂而實切事若緩而實
急治亂安危有繫於此臣亦知螢爝之微涓滴之細不足
以增日月之盛光江海之巨量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賜
燕閒之暇少垂聖覽或有可采以惠天下則臣幸生於聖
明之世終不與草木同腐朽矣

康熙志

喪禮疏

羅璟

成化四年六月日慈懿皇太后崩逝詔命羣臣集議葬地

臣等雖至愚以為慈懿皇太后昔在先帝之時獨正中宮之位母儀天下壺範六宮梓宮之殯允宜合葬裕陵此天理之當然人心之同然何必更議以啟私疑萬一議者或有依違不當於理誤陛下於有過則何以慰先帝之靈乎竊惟左右或謂慈懿皇太后不當合葬裕陵者不過曰無子而已然實不可以無子論也禮有之曰妻與繼室無所出合附其夫崇正體也其意以為嫡雖無子亦當附葬其夫以正大體以此推之慈懿皇太后雖無子不可不合葬裕陵也宋仁宗一代賢主其嫡母劉后亦陪葬真宗永定陵不聞更在他所則慈懿皇太后亦不宜葬在他所也且先帝臨御之日豈不知慈懿皇太后無子然而眷待之隆

始終如一未嘗厭棄者實以太后雖無子乃當時稟明祖廟詔告天下立以為后名分截然不可亂耳今苟以無子之故改葬他所實非先帝之意也又恐進言者或引先朝胡后故事以為口實臣惟胡后當時以為淨慈仙師以淨慈仙師葬故不得合葬景陵而先帝復位之日尤深自痛悔追復徽號陵寢一以后禮今陛下奉先帝遺詔尊后為慈懿皇太后天下所共聞人心所共戴而非淨慈仙師可比豈可不合葬裕陵伏願陛下酌聖王之禮尊先帝之意斷自宸衷毋惑衆議奉慈懿皇太后梓宮合葬裕陵則陛下孝敬之德垂於無窮矣臣等備員近侍有所見不敢不言况喪禮大事有關人倫風化故不敢畏斧鉞之誅而不

言也

康熙志

獻納疏

羅欽順

為獻納愚忠事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錄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既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八

痛節遊宴蓋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謬故始終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為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聖心為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為修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奉先殿之朝謁或妨兩宮之定省時曠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踈况乃玩好日新繕脩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多陛下將誰

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
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為修德之要也陛下勤御講筵痛節
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篤生元良永為
民主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
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
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
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高皇帝詔
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
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
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此

恭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九

皆陛下家法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
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
實多伏願陛下嘗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
職役者皆得以盡疊疊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
集之員蠻夷之長當班涖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
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睿皇
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榷憂勤惕厲之心果
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
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流砥柱遏彼狂
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關係朝廷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
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

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况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致彼聲生勢長陰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為先蓋凡為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為賊臣起遷累擢而委用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奸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然增重乎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賞大奸仲阼窮斥朋比退讒諂進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

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我祖宗叅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為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具爾伏讀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為缺典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

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之故然臣伏讀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上以顯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宗室朝宗之義光昭祖訓陰折奸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為奸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鄰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一

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期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為民也臣愚以為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既省科歛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我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

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為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征東倭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材省遞遷久任以為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十二

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毋容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倘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即當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

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用者數金之賞又不足
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掠無餘
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慎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
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
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
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
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
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
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
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三

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覽
之餘倘不斥為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
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采乎衆
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至太平實由於
此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卷
存稿

按整菴疏稿元註云正德六年秋時為南京國子司
業疏入留中考明史本傳欽順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奉親歸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官此蓋復

官時所進疏也

再
志

謝存問疏

羅欽順

禮部題為優禮者舊以勸勵後學事節該欽奉聖旨羅欽

順部首重臣年至八十照例賜以羊酒著撫按官及門存
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欽此備行江西
布政使司轉行到臣隨該欽差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虞守愚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兼吉到臣私宅
以禮存問臣當即望闕叩頭祇受羊酒訖伏念臣性稟顯
蒙行能淺薄劣通章句遂忝科名久糜倉廩之儲曾乏絲
毫之益時逢嘉靖運屬休明庶勉策於疲駑俄驟罹乎家
難星霜屢易疾疢相仍方當杜門伏枕之時節奉典禮持
衡之命信清時之可戀揣綿力以難堪竊恐孤恩終成誤
國連章丐免萬幸矜從荷恩數以逾涯悵餘生之莫報流
光易邁但期免率乎天常正學難明更擬精求於古訓顧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四

聰明之已耗嗟志慮之徒存豈意頽齡重紆皇眷門墻卑
淺望高天使之臨錫予駢蕃榮類康侯之接居慚盛典誤
及凡才茲蓋伏遇我皇上仁配乾元德符坤厚尊臨大寶
默運鴻鈞制作兼乎百王甄陶盡乎庶類遂使山林之枯
朽優沾雨露之甘濃慶洽儒紳詠歌相屬歡騰婦子感戴
交深愧已負於捐軀誓不忘乎結草伏願歛時五福日靖
四方念高皇締造之維艱恪遵祖訓思元子諭教之宜蚤
慎簡宮僚郊廟尊嚴百神受職閭閻給足九叙惟歌綿聖
壽於無疆固皇圖於有永非獨愚臣之至願實惟海宇之
同情也臣感極詞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西江志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啟萬世之傳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寧有陛下神聖文武而不為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寧不勤政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令出於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蝕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五

焉夫荒志廢業惟酒為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節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末流之禍如此今陛下露處外宮日酒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其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以大憂也伏望陛下以天命為可畏以祖宗為可法懲創往事克謹嗜欲預防外患還蹕深宮又必親享大廟孝養兩宮總攬紀綱緝熙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大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康熙志

議大禮疏

王思

奏為應詔集議大禮事先該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璠等請改稱皇考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伏奉聖旨命文武羣臣集議以聞臣愚固有所知竊惟陛下上承太宗是為正統兼祀小宗已有慚德今議者欲於孝宗有所改稱此非所以將順陛下孝弟之初心也夫陛下欲尊事獻帝武宗欲尊事孝宗其幽明之際雖殊父子之情則一若陛下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自武宗視之則為無考矣陛下不可以無父而武宗獨可以無父乎非惟武宗之心有所不安雖陛下與念及此亦必有所不安者此臣所以斷乎以為不可改也且太祖太宗統傳於孝宗以至陛下若陛下上考孝宗則太祖太宗之統賴陛下而傳若陛下不考孝宗則太祖太宗之統至武宗而止誠如此則陛下當別奉獻帝自為一派不與太祖太宗為體而太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六

宗不祀矣此臣所以斷乎以為不可改也伏望萬幾燕闈之時聖心虛明之際反覆深思武宗欲尊祀孝宗之心與夫武宗大漸所以託陛下以社稷之意將今改稱之義即賜寢罷庶幾經權並行幽明無憾忠厚享國之福當億萬年無窮矣臣世荷國恩親陪講幄誠有補於顧問一身何足深恤故敢昧死言之以備採擇之萬一臣不勝犬馬愛戴之至謹具奏以聞

冉志

復議大禮疏

王思

奏為重大宗以正典禮事臣聞禮者所以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而國勢殆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失禮則入於亂臣失禮則入於刑安

危理亂之幾在於禮之存亡不可不慎也陛下膺先帝遺詔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入繼大統此正先儒程頤所謂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故雖長子為人後不可辭也夫所謂繼之祖者乃百世不遷之祖大宗之統也我太祖高皇帝列聖相繼之統不可一日不續者也特以毅皇帝為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續正統而明尊祖敬親之義此天經地義質之聖經而無不合者也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於私親不可謂不隆矣自議禮初以至今日會議者七次章疏已七十餘仰窺聖心本無偏倚自張璉一疏而邪說始起桂萼一疏而聖心始疑乃不以為罪而特召之中外惶懼以為陛下欲隆本生而於大

宗典禮輒有改易此國家安危大機之所在誠不可不慎也竊念陛下之心特以父子至情必須極其尊崇乃為孝道然凡為臣子者豈忍虧孝道以臨陛下於有過之地特以禮隆於正統則不得並施於私親故寧拂陛下一時之情以無廢正統大宗之義立萬世綱常之防耳謹按古禮為人後者為其所後者服斬衰三年而為本生父母服期故諸侯之子為天子後者禰於所後之天子不得禰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為諸侯後者禰於所後之諸侯不得禰於所生之別子蓋先王以禮制情其嚴如此我太祖高皇帝製孝慈錄以教天下其叙服制有正服有義服有降服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服三年為所後祖父母承重

為本生父母服期年乃推原天理參酌人情守先王大宗之禮以垂萬世之聖子神孫者也其可不敬守之哉臣考諸史冊上下數千年無有以私親干正統者惟漢哀帝朝冷褒段猶之徒妄有此議終有丁傅之禍是張璠桂萼等陷陛下蹈漢之覆轍而不顧也夫為張璠桂萼之說者不過數人而據經守禮則自九卿以至百執事無異詞者陛下奈何信數人之諛言而棄天下億萬人之公論哉仰惟孝宗深仁厚德浹人骨髓雖武宗之世權奸用事而人心愛戴無有二志陛下入纂大統謳歌訟獄翕然歸之者以為孝廟之子也上告宗廟下播天下三年於茲矣而一旦無故輒欲改易尊稱何以上慰九廟之靈下服萬方之心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八

近者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適當三年從吉之始不受慶賀必有不安於孝養者萬一飲食不進起居不安陛下之心何以寧天下之疑何以釋乎臣列職侍從每思竭忠盡誠以致陛下於三代之隆觀此一舉事關安危誠不忍緘默懷祿此肩冷褒段猶之徒上誤陛下是以昧死上陳冀悟聖心以保宗社不勝隕越之至

西江志

陳言除惡疏

蕭璵

臣聞朝廷以張元吉母老子幼准令放回完聚者臣聞八柄以馭下而柄之大者不可以不謹五刑以懲惡而惡之尤者不可以輕恕刑賞人君之大柄也殺人天下之大惡也聖人之治天下必謹大柄而懲大惡以上尊國法下順

人情此實承天意服人心之要道也切照張元吉故殺平人四十餘人於中有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已經遣官勘報會官覆審擬凌遲處死旋蒙聖恩免死充軍今伊男張元慶乞恩又復縱遣為民恩出非常臣竊未喻蓋張元吉母老子幼固軫聖衷而其所殺四十餘人寧無母老而子幼者一家之母子可念四十餘家之母子獨不可念乎其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呱呱煢煢事出何辜怨氣成沴積為天災水旱相仍職此之由且以凌遲者既減從充軍充軍者又放回為民臣恐天威不宜如是之褻而大柄不宜如是之弛也臣竊計為張元吉言者必謂其家承襲已久往往傳其符術可信今若罪之恐生他故臣嘗考宋儒朱熹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十九

稱南劍守臣林積送天師於獄奏云其祖乃漢賊子孫不當襲封夫以守臣而得縲繫天師如制置兔是既可驗其術之無所施而其權力之盛亦未至如張元吉殺人之多官司莫敢誰何也當會問張元吉之時臣為翰林院庶吉士親覩其與衆囚一概拷打鞫問不見其桎鐐自開枷鎖自脫及監候月久俛首帖耳亦無他技既不能以術自衛又安能以術制人其不足信亦明矣又如道書言張道陵為天師職隸天樞在帝左右事之有無無從致詰但使道陵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見元吉輕人命如草芥如此亦將避嫌請罪以承上帝好生之德大惡之人人非鬼責幽明同惡必不以其孫之故而得私為隱護也况事涉杳誕不

可信乎再照張元慶於律合流又數蒙恩准襲真人見其
父身陷大謬而為之陳救乃出於父子之私情因元慶之
奏而釋元惡實則廢天下之大法今張元吉免死張元慶
免流施行已久事不可追但元吉稔惡已深未必便能悛
改置之衛所保伍相轄其惡猶不敢肆今釋之還鄉縱虎
出柙彼上玩國法下挾子勢將謂凌遲重罪尚得無虞下
此條貫復何所顧鄉黨姻族亦謂必然倘若再犯故殺斬
罪亦必又蒙恩宥矣如蒙准奏乞勅該衙門將元慶罷遣
為民張元吉仍令永遠充軍其家再不許承襲庶乎處置
稍當天理人心之公未至盡絕可以救已往之失警方來
之惡天下後世見陛下之所行如此莫不仰戴歆羨以為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二十

聖明獨斷過於前代萬萬矣不然他日親貴勲勞犯罪合
死假令援例為言謂元吉不應入議之人尚從未減如此
當是之時不無勞朝廷之裁處也緣張元慶係二品官及
係陳言事理謹具本親齋以聞

再志

正祀典疏

劉魁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
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
則非學是道也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
顏淵曾參孔伋所以受於孔子之正脉也今考文廟之祭
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坐於殿上其顏淵之父路
曾參之父點孔伋之父鯉乃在廡下從事之列崇子抑父

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久矣或曰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約禮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顏路曾點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之中不得不祀既祀則不得不列於廡下矣祀典興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崇子抑父然實為道統計也夫復何害噫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之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為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性為惡之荀况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貪鄙無恥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二十一

儒精修實踐任重詰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真得孔子之傳於千有餘歲之後使列於從遊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偃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少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遺憾焉夫沿襲已久莫之釐正無亦蓋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光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為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叙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為身後無窮之恨哉夫禮所以名神人正名分不可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之大者也而可使其顛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勅禮官

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禾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邱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致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然據濬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采禾之議別室另祭則父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二十二

此通享無復有遺憾矣及查荀况王弼賈逵馬融并宋儒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入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明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之靈不惟學術明人心正而一代禮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天下幸甚綱常幸甚

康熙志

乞緩雷殿工作疏

劉魁

臣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佑國康民雷殿委臣管理琉璃黑窰做造磚瓦等料工作臣雖庸愚敢不竭力效勞仰稱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聖諭恭建大享殿添蓋大

高元殿板房起蓋大字川堂陽德堂登豐門委臣管理兩
窰工作做造磚瓦等料臣查得前後用過黑鉛紅銅三萬
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餘萬斤該價銀一
萬七千七百餘兩土工匠做過六萬七千一百餘工雇工
銀四千六百九十餘兩至埧子土馬牙石煤炸等料雖撥
軍搬運亦是雇車脚價所費又不知幾何兩窰如此其他
木石等項工作更百倍於茲可知矣以上各工尚俱未完
今又有雷殿之役近該內官監會派各雇匠二千名每日
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至銅鉛木柴等料又百倍於茲從
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
戶部見貯脚價前來應用臣思得光祿寺錢糧乃欽用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十三

需戶部錢糧乃濟邊之具豈可那借別用且廟工每切聖
心况虜毒連年仰屋宸慮須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
萬死伏望皇上即將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各蓄
財用以成廟建丕顯神明之孝以足邊備大彰薄伐之威
現今時漸沍寒土工木作亦難動手就令做造不無速成
不堅虛費錢糧如廷議已定工不可停前籍沒郭勛等家
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承運庫乞勅該庫將前項銀兩發
出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錢糧似難挪移仰見皇上不
惟遂佑國康民之心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宗社幸甚天
下幸甚臣惟叨竊中外二十餘年常恐一旦溘朝露填溝
壑無以為補報之地敢因職業所關冒死上陳伏乞特寬

鈇鉞之誅俯賜對菲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康熙志

江西王府廟祀疏

歐陽德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寧府親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蒙恩昭雪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撫按官勘議獻惠二廟每一易世欽定一王奉祀蓋即本有之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爭競之私耳今撫按勘議未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說紛紜奏擾雖其言各有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分蓋溺於情而蔽於私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臣等竊惟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二十四

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遣儀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品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則祭既不躡而追遠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諸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郡王配食其祭儀當用生者爵祿不得僭用親王禮樂則情既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原設齋郎鋪排屠戶厨役及添撥校尉等項俱各裁革每年撫按官行所屬於均徭內編銀一百五十兩解布政司行三府教授分領回府供辦祭祀其樂工共撥一十二戶每府分管四戶以供各府私祭及冠婚等項諸役至迎接詔赦進賀表箋之時

則一十二戶通行供事各府不得縱容下人凌害以致逃竄再無撥補其禮生照各郡王府例有司臨期撥用事畢即回不得占留如蒙准奏合候命下行撫按官轉行知會一切未盡事情仍聽撫按遵前奉欽依議奏庶禮制曲盡而爭端永息矣

通志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歐陽鐸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為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二十五

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及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啟請親王轉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啟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已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寶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

復其爵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為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為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為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忍此之久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十六

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忍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機又可測知且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鍾陵與建

安為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為近合無
將鍾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樂安臨川宜
春二府分附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表箋
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覲
覲之漸可杜爭競之端可息矣及照獻惠二王太宗廟祀
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欽定一王
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專
擅輪遞庶於事體為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宗室
儀賓仍乞降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朔望赴
各府畫押聽各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
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
奏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十七

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冊封之日再行頒給中間尚有未盡
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
行臣等再三叅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
以易此但事關宗室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通志

奏疏

王鳴臣

為申明宗室法制以廣仁恩以光聖治事臣聞經制立法
固賴於開創之君而變通趨時尤望於中興之主伏觀我
國家封建宗室隆以爵祿以盡親親之仁而不任以事權
以全惇睦之義可謂仁與義並行恩與法兼至誠前古所
未有也然法久易玩苟不飭之即末流難禁恩蕩易褻苟

不節之即濫觴莫繼臣愚待罪該科日閱宗藩所上章奏其間循理守法固多然違背祖訓怙恩妄作者亦間有之頃如魯府觀燠之毆死平人趙府厚憫之聚衆劫財等事至屢大戒以後立防是知欲敦行葦之恩者不得不維之以法欲制履霜之漸者不得不懲之於豫此節制之方乃所以寓保全之術也臣日夜思維期瀝愚衷以仰裨聖治於萬一竊敢冒昧條列干瀆天聽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見之施行則於防微杜漸之幾裕國厚民之道或未必無涓埃之補也

康熙志

奏疏

馬象乾

本姓曾

為星象示儆謹竭愚衷以俾消變事臣於近日夜分仰視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十八

西北有星氣如匹練議者謂是星其名曰彗其應主水與兵往年出東南吳越之間頻年水浸今甫五年又出西北意者戎心叵測疆場有警故象先兆之臣稽往牒雖至治之朝有變未嘗不書雖至明之主遇變未嘗不懼董仲舒以災變為天心愛楚莊王以無儆為天意忘聽於祖訓則雉雠鼎耳反以興商側身修行則旱魃為虐反以造周昔之不諱言變異者蓋若此皇上御極以來四方水旱地震歲輒以聞今年畿輔之間竟日風霾經春不雨疫疠大行死亡相枕妖星戾象又以變告皇上於宮中穆然思惕然懼一切角觝魚戲罷而不設光祿厨膳薄而不進中外傳聞舉手加額咸謂皇上此心即殷宗周宣不是過矣昔宋

景公發一言善而螢惑退舍况聖慮憂惶較之聲音言語相去遠甚天意之回當不旋踵乃臣私憂過計竊謂今日之變不端在天於人亦有之矣天道遠其理難知人道邇其事易見茲不暇旁引曲說據所見聞如浙江巡撫吳善言平日撫循未有失德徒以奉旨減餉一言不合而驕兵悍卒遂敢鼓噪凌辱撫臣此非兵之變耶鎮江當南北要衝二三黔首皆吾赤子徒以妖僧煽惑一紙從事而愚夫奸民遂甘脅從潛謀不軌此非民之變耶今兵雖羈縻而強悍之習已成民雖處分而訛言之傳未息不知九重之上萬幾之暇以此為變耶為不變耶臣聞獸窮則攫鳥窮則喙人窮則亂吳越征輸數倍於他省天災流行頻見於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二十九

遠年度以時勢不可謂非窮矣朝廷一面蠲貸有司且奉令以催征春蠶未成而羅綺之辦比昔愈急秋稻未熟而粟米之賦視昔加嚴民力既竭人心易搖所謂變不專在天而在人者此也伏乞皇上上畏天戒思感召之由人下憫民窮切痼瘵之在己輕徭薄斂以寬民力以消變於無形弛賦緩征以固邦本以圖治於無亂而又勅中外大小臣工共加修省務修實政使知朝廷德意在保障不在繭絲諸人奉行貴愛養不貴聚斂如此則民安於下而日月星辰自然順軌政修於內即水旱兵革不足慮矣

康熙志

乞采直諫疏

胡堯時

臣聞從諫如流聖主之所以不拒乎諍臣而君非能格亦

朝廷之大幸也臣伏見陛下以各道監察御史紛紛進言
下錦衣衛拿問者嗚呼如是將天下之有言責者皆籍其
口而不敢饒舌矣臣惟陛下以上聖之姿隆中興之業誠
人臣千載之遇而彼不達機宜妄有陳說陛下罪之宜也
但念御史陛下之言官也言官陛下之耳目也寄耳目於
言官是故恒欲其通陛下好善納諫嘗導言官使言矣嘗
諭之勿泛論矣而言官不能奉承明旨每取罪戾惟其心
則有可原者臣敢昧死為陛下言之夫御史諸人從前不
皆為御史者也或為主事或為外郎或為翰林之目或為
詹事之佐數年以來曾未聞其出位一言也今為御史輒
有論列豈其將順於前而忽拂忤於今日哉毋亦思舉其
職願效一得於明主者乎効忠者其心也忤旨者其愚也
矜其愚而鑒其心不於聖明仰望而誰望焉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親也陛下天性之愛由衷而不可奪臣等區區之
忠亦何能自己於陛下乎斯心也惟聖明察之抑聞之人
臣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為利而効忠則其忠必
不盡為名譽利祿者干進也若乃既進矣而猶不安於盜
名苟祿思得一言裨補聖德則其犬馬之誠非感激陛下
之仁聖必不肯爾也故臣誠願陛下霽雷霆之威而優容
之垂日月之明而昭鑒之耳臣又聞之人主愛惜人才自
為社稷計耳則彼御史之官不足惜也願陛下為社稷之
計而姑宥之以來天下之善以作天下敢言之氣以成陛

下君仁臣直之盛美也且臣伏觀明旨見陛下仁慈之度無所不至特以要名賣直所當深懲則陛下既於雲南巡撫御史劉臬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安賜之清問而囚辱之亦已足為奸巧者之法鑒矣臣愚忝廁侍從之班實任給諫之責甫週兩月疊上奏疏切欲程先民以為我后勗也雖連遭擯罰臣不遑恤茲復有所懇者非懼誅譴之臨同各道以坐罪特恐言路頓塞莫敢為之啟其竇耳故披極肝膽吐盡心血不顧萬死為陛下一陳如蒙俯允許以直諫臣即斬首國門所甘心焉伏惟回宥過之初心責言官之後教是陛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春生秋肅天地之德也使史官書之萬世君天下者法之則言官幸甚臣愚幸甚

志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一

乞禁開採疏

蕭近高

題為地方瘠困已極不堪開採懇乞聖明亟收成命燭奸殛殘以安民生以固國本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辦事該科見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竭忠獻利裕國便民事據吉安泰和縣土民段永等首稱本縣官山一座名武姥山出產石膏欲要自備資本立廠招商開採歲可得萬擔販賣徵收以裕國計等因奉旨准依議行臣一見之駭且嘆曰有是哉小人之巧於逢君忍於悛民至此極也自潘相凌毆宗室此宇宙一大變故也內而廷臣劾之外而撫按奏之皇上悉置不問以故奸人窺知上意虐酷益張漫無忌

憚相曰叅政正佐當罰治旋有罰俸之旨相曰牌票不必由驛傳道挂號旋有兵部知道之旨相曰石膏可採旋有開採之旨兩日之間俞旨三下此三旨者皆非所以令天下也皆非所宜令衆庶見也臣且先言石膏所以不屑開採之故大學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獻子不過春秋時一大夫耳猶不屑與民爭尺寸之利堂堂萬乘之尊而乃蹈獻子之所戒乎皇上採金於山採珠於海猶曰此重貨也區區石膏何物質與土塊同賤與土塊等千斤之值不能一金不過編氓蓬戶賣腐之家用之以為漿及醫家間一用為藥餌而已就令如奸人段永之言一歲果可得萬擔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二

變價能幾何哉王言如絲如綸而管及賣漿之業虧損聖德莫此為甚臣竊為朝廷恥之且非獨於此也即以利害言之其得不償失利不侔害不待智者而後決也臣吉人請言吉俗江右地瘠民貧食土之毛不足給衣食嘗餬其口於四方而吉之瘠因為尤甚頻年水旱相繼疫癘大作村落之墟幾絕煙火今者重大水災撫按又見告矣向令石膏可以資生小民之趨利如鶩當不遺餘力而攘財矣又何必跋涉而走四方乎又令小民果饗其利縣官何不從而徵之定為稅額乎此山俗名武山北距縣城八里許南距贛江六里許武山介於其中周廻不過二三里乃云有二十里之廣者是山能踰城而跨江也此欺誑之尤者也

昭代若閣臣則有楊士奇陳循蕭鎡尹直四人若尚書則有劉崧王直羅欽順歐陽德等九人若侍郎則有曾翬蕭璁歐陽鐸等十二人掄大魁者三人列翰苑者四十餘人名臣輩出事功彪炳國是多藉其用而臺省而部寺屬而藩臬不與焉頃奸民所獻出石膏之武山正泰和邑治龍脉秀毓靈鍾官司於斯焉隸人民於斯焉萃累朝名公鉅卿於斯焉篤生往往有一二窮民私挖本山石膏出鬻者通邑紳士編民痛護之如護頭腦白之當道下厲禁以保固之今以獻之主上毋亦未之察與山川命脉一加錐鑿生氣漏洩民叢土凋其何能邑昔楚國不寶白珩而寶射父倚相二人泰和人物寧止一二而石膏為物微為價廉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四

乎康熙志

不足以當珩萬一陛下富有四海明見萬里豈遂出楚下

禁山疏

吳達可

臣謹按泰和武姥山為縣來龍為郡前障鑿山去膏傷損龍脉障屏是無郡縣也且該縣人文自昔最盛碩輔名臣如楊文貞羅文莊輩勛業濟濟為國柱石至今人口之稍有所損科名尚爾減額而况於鑿石乎又况連歲疫厲盛行民物凋耗豈得傷殘其命脉乎皇上與其積金以富國孰若樹人以匡國養民以衛國也且石膏為物甚賤為利甚微小民之家逼於饑寒而鑿取之或用之點腐或用之充藥據所稱歲可得萬石每石銀一錢官四民六所歸於

公家者不過四百金耳國家視此四百金不過太倉稊米而遽奪小民咽喉之食不幾褻朝廷之體乎况該縣密邇贛州賊巢未清萬一嘯聚亡命變生肘腋誰執其咎臣愚以為急宜罷也

康熙志

旌表疏

楊仁愿

為臣母苦節未旌臣心至痛難釋仰乞聖恩循例表揚以勵風化以廣孝治事臣草茅賤質新受恩榮如蚊負山隕越是懼豈敢遽有陳乞仰瀆天聽惟是臣母含悲茹苦已三十年臣今不言是為不孝不得不瀝血為皇上陳之臣祖寅秋萬歷甲戌進士生臣父監生嘉禧娶臣母歐陽氏係鴻臚寺序班歐陽綸女年十八歸臣父是時逆播猖亂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五

臣祖以按察使監軍貴州播酋授首臣祖不二年而歿臣父越五年而亦沒臣母爾時年二十四歲臣年甫二歲臣祖父祖母既亡又鮮兄弟呱呱遺腹子奄奄未亡人形影自吊真有不忍披陳者臣家雖世受國恩寒素風味猶仍窮賤臣外祖母慮臣母之不甘清苦也謂臣母早自為計臣母指天誓日永茹冰蘖蒙面忍垢以生孰若裂眦伸眉而死自是永貞其志危言甘語卒無敢相嘗者日月遷流倏忽三十年自臣孩抱以至於今訓以忠信迪以仁孝此外緝纊紉紡如昔人所謂晝荻和熊者又其餘事矣憶臣為諸生時里老欲以臣母苦節請之當路臣母謂婦人不幸以節聞豈為鬻名數叱臣止之臣念母雖逃名而臣誼

無可逃恭覩皇上以孝治天下光闡幽隱無微不揚是敢
瀝血冒陳伏查大明會典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
守志至五十歲不改節者許令建坊旌表又查崇禎元年
進士郭景昌崇禎四年進士張源恩劉在明等皆以母節
陳情荷蒙俞旨下部臣母守志自二十四歲迄今五十三
歲年歲既合會典又與郭景昌等相同伏乞勅下禮部行
臣原籍照例旌表臣雖食貧謹自備坊資惟求天語允示
庶枯株朽骨復有起色而微臣竭狗馬之力以圖啣結從
茲捐糜莫罄矣

康熙

更名疏

楊仁愿

為微臣稽古有所不安命名亦未可苟特叩天聽敕部改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六

正事臣遭逢聖恩通籍廿年昨從旅邸披閱宋史見有楊
愿其人者在高宗時官雖通顯其柔佞陰賊之狀千載下
聞之猶為掩鼻臣聞命名之謬如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迴車跬步之間昔賢猶為致謹生平之防微
臣豈甘自昧臣雖至愚不敢不以楊愿為耻也雖然記有
之君子已孤不更名臣年二歲臣父已逝愿而恭者臯陶
列之九德愿豈惡稱哉但臣如楊愿不可學耳臣愚謂宜
仍愿之字以存父命易學之一字以彰主恩則有如唐時
張仁愿者政績將畧彪炳史冊即其築受降城於河北又
多置烽堠於牛頭山北突厥不敢南侵歲減鎮兵及費數
萬臣愚至懦有報國之願無肥家之心則又不敢不以仁

愿為式也抑臣理官也而易名仁仁可過而義不可過先
儒嘗以是為訓即如臣故祖文貞士奇歷事成祖以逮四
朝宸翰瑤章備存尊門猶見仁宗皇帝手書內有云朕觀
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於人今朕欲下詔除鬻割鞭背連
坐及妖言誹謗之刑罪卿等以為何如仰觀列聖忠厚立
國仁壽斯民以至在廷諸臣皆能上承豈弟之澤以為哀
矜小民維挽澆俗之端今臣既惟仁愿之治功是求則亦
惟臣祖之家法是守倘蒙聖明裁其不謬即望勅部改正
今名微臣奕世子孫戴榮施矣

康熙志

秦和縣志卷三十終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奏疏

三十七